

追忆逝者

# 明山秀水, 见证赤子心

——追忆浙江省苍南县环保局副局长张秀明

◆本报记者王琳琳 晏利扬

“张局长走了? 怎么可能!”

2016年9月25日清晨,浙江省苍南县桃湖村原村支书张加齐的微信群,被一条消息“炸”开了,一则“环保局副局长张秀明去世”的消息在群里不断滚动。

张加齐醒了,前天下午,他还在县调解大厅的门口偶遇张秀明。骑着电动车的他,隔着老远跟自己打招呼,专门拐到路的这一侧来询问村里餐厨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建设进度。

同样的反应出现在了苍南县环保局局长苏中杰的身上。那天凌晨5点,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他从睡梦中叫醒。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让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电话挂断,苏中杰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秀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环保局副局长,苍南环境保护战线最得力的干将,在9月24日下乡考察生态满意度提升工作一整天后,于次日凌晨突发疾病猝死,倒在了他为之奋斗的征途中。

## “工作比任何事都重要”

52岁的张秀明,去世前最牵挂的就是苍南县的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简称生态满意度)。

生态满意度得分是苍南县创建省级生态县的“敲门砖”指标。浙江省规定,只有生态满意度得分达到全省平均分,才能创办省级生态县。过去几年,苍南县的生态创建工作卓有成效,已具有5个国家级生态镇、6个省级生态乡镇和1个市级生态乡镇,市级生态村更已高达292个,实现全县全覆盖。但是,苍南县的生态满意度得分一直不尽如人意,这两年始终没有超过全省平均分。

熟悉张秀明的人都知道,平日里的他温文儒雅,和和气气,但面对工作,他始终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勤勉细致、兢兢业业是他一贯的作风。

9月24日,是个周六。早在周四,组织上就已确定由他带队前往邻县休养,然而临出发前,他却找来了下属黄定建,将带队工作交给了他。黄定建问他,前段时间这么累,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休息调整,咋不去了?张秀明却不以为意地摆摆手说,“有个活动,你们去吧。”

那个让张秀明牵挂的活动,正是周六上午在钱库镇举行的生态满意度调查提升单车骑行活动。钱库镇在前段时间的模拟调查中得分落后,他想再到实地敦促一下。

周六一大早,不会开车的张秀明,叫上了自己的妻子王笑芹,早早出了门。活动结束后,疲惫的张秀明也没说回家,而是让妻子开着车再去几个地方。那一天,他们去了龙港、望里、宜山、矾山,直到晚上六点多才回来。入夜,正在安睡的张秀明突然坐起,又迅即倒下。身旁的王笑芹赶忙做心肺复苏,然而张秀明却再也没有醒来。

斯人已去,音容宛留。面对丈夫的突然离去,王笑芹锥心刺骨般难受,懊悔自己没有把丈夫前段时间喊累的话放在心上。为了生态满意度、垃圾分类以及G20杭州峰会这些事情,张秀明已经连续工作了80多天。

“工作上的事情,爸爸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女儿张帆说。打开张秀明最后的公文包,记者发现,里面装得全是关于生态满意度的资料,几份调查表、满意度提升工作情况小结,还有几张夹在笔记本里的“模拟省生态环境满意度电话调查表”,纸上用笔圈出了几个落后乡镇的得分,恰恰是张秀明提出“要去转转”的那几个。



生活中的张秀明。

## “这么大个领导,咋一点架子也没”

张秀明常“下去转”,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在他手下干过的人都反映,跟着张局三天两头就要下基层,一去就是一整天。过去几年,他主抓生态村、生态镇创建,为了了解情况,把全县原有的36个乡镇776个行政村都走遍了,有的村甚至去了几十遍,每个畝里他都熟悉,哪个村好哪个村差都了如指掌。

可以说,接地气、下基层,就是张秀明做工作的一大法宝。苍南县环保局原生态科科长项如芸说,“全县只要任职三年以上的村干部,张局基本都能叫出姓名。”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用服务意识与基层工作人员沟通。

灵溪镇环境综合整治办副主任黄崇则对此体会深刻。灵溪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期间,工期紧,任务重,涉及部门又多。但是,只要他打电话找张秀明签字,张秀明总是第一时间给他签字,方便工程建设。有时,赶上他开会或下乡,也总会在回到县城的第一时间跟黄崇则联系,主动前往其所在地签字。哪怕黄崇则说去找他,他也总是回答“不用不用,自己很快”。“他能这样做,非常难得。虽然是小事,但他把你放在心上。”黄崇则说。

张秀明放在心上的何止这些,在他心里,分量更重的是百姓。马站镇蒲壮所城是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明代抗倭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村落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百姓生活的需要,古城需要安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为了让村民打消疑虑,理解并支持管网安装,张秀明一连二十几次前往村庄沟通解释相关情况,一遍遍耐心回答老百姓提出的问题,保障了管网的顺利安装。

“张局长有个很大的本事,能讲五六种方言,跟老百姓沟通都用他们能听懂的话。”下属汤秀说。温州是个多方言地区,有瓯语、闽语、蛮话、畲客话、金乡话等,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全国之最,直到现在还有“相隔一盆草,说话不知道”的说法。而张秀明除了畬语不会讲,几乎温州当地的方言都会讲,每次下到基层,他都用方言跟老百姓对话,这样的技能很少人具有。

“他不仅有沟通能力,而且极富耐心,跟老百姓说话就像拉家常,没有一点距离感。”张加齐说。张秀明习惯早到,有一次,他到桃湖村跟进生态村建设的情况,张加齐远远地看到张秀明正在路边跟老百姓热火朝天地聊,谈到高兴处两人还喜笑颜开。张加齐赶忙小跑过去,叫了一声“张局”。老百姓这才反应过来眼前的人原来是个领导,惊讶地说,这么大的官儿,咋一点架子也没有。

## “我是农民的孩子”

怎么会有架子呢?张秀明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扎根的土壤、工作的初心。

1964年,张秀明出生于苍南县金乡镇湖里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兄弟姐妹七人中,排行老六。在张秀明大哥张秀根的记忆里,这个弟弟从小就异常懂事,放学后会自动地打草挑水,帮忙分担家务。1983年,张秀明通过干部招聘考上乡土壤普查调查员,工作勤快能干、踏实细致,当时就深受好评,后又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是农民的孩子,以前也放过牛,种过田。”即使当了干部,张秀明也深深知道,大树永远都不能离开扎根的土地,枝蔓扬得越高,根越要往泥土里扎。无论官到何职、身在何处,张秀明的心牢牢地扎在“百姓”二字上。

2006年,特大台风“桑美”侵袭浙江,也重创了苍南。得知消息后,那一夜,身在杭州开会的张秀明失眠了,往常巨大的“呼噜”声始终没有响起,辗转反侧。第二天,回到苍南的张秀明连家都没有回,就直接赶到单位,接受抗台救灾工作组组长职务前往乡下救灾。整整两个月,张秀明吃住住在村里的祠堂里,一边安排抗台救灾工作,一边挨家挨户上门进行安抚,连他的老家房子受风灾,房顶没了半间,也始终没有离开。在他的努力下,他所在的救灾点没有发生一起越级信访案件。

只有心里装着百姓,百姓才会心里装着他们。得知张秀明突然去世,苍南县许多乡镇干部、村居主任以及普通百姓都自发前往他的老家吊唁。乡镇干部彭瑞芬直到现在也不敢相信,那么阳光、随和、风趣、亲切的人说没就没了。中魁村村支书林忍也总是哽咽,那个为中魁村尽心竭力打造省级生态村,提升村民收入一半以上的人永远地走了。

不久前,张秀明在开展“两学一做”微感言活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近日,认真阅读了习总书记的七一讲话,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总书记的七一讲话着重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方向在哪里,对全体党员干部提出明确的要求。讲话中十次提到‘不忘初心’,八个方面阐释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具体任务和要求,这正如毛泽东同志讲的进京赶考,考试还未结束,那就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心为民,一生坚守。张秀明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做到了他所说的话,为环保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天,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章松来、洪钦宝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最新公布的浙江省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测评工作排名显示,苍南县满意度得分首次超过全省平均分,排名全省第47位,较2015年前移25位,创历史新高。



## 搭建科学与公众的桥梁



他是能在实验室里埋头核算北京市城区植物滞尘量、穿梭北京地铁监测公共交通PM<sub>2.5</sub>的科学家;也是将科学变得通俗易懂的知识,向公众科普以及随时变身大哥哥带小学生检测空气质量的公民科普员。他是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博士宋英石。

宋英石所学的专业是空气质量检测和改善。一次室外科研时,很多群众过

来围观并提了一些在他看来很平常的问题。这让宋英石发现,公众对他们的工作并不了解,甚至有很大的沟通和理解障碍。

为此,宋英石萌生了用科普搭建科学与公众之间桥梁的想法。做科研之余,他会参加中科院定期组织的科普活动,如中科院公众开放日的宣传、北京植物园公众宣讲、带领小学生参与空气质量监测等。

做科研和科普是有区别的,科研需要精准,科普则要通俗易懂。宋英石说,他在科普时变换表达方式,比如类比或联想,让高大上的科学结论变得让大家更容易理解。

宋英石说:“环境和我们的健康、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我希望公众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环保中来。我也会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相信未来的环境会越来越美好。”

## 汪老的生态种养梦

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包下了一座100多亩的山头,经营起了生态种养事业。

老人名叫汪添法,从1988年至今,他已经为生态种养梦奋斗了28年,摸索出了一套多循环、多层次循环的生态种养结合模式,成功地构建了多条复合生态链,能够将猪、鸡的粪便转换为饲料、肥料乃至生活能源。如将猪、鸡的粪便饲养苍蝇和蚯蚓,苍蝇下卵生成高蛋白蝇蛆,可做鸡的饲料,蚯蚓亦用于作鸡和猪的饲料。又如,猪、鸡的粪便经沼气池产生的沼液,用于灌溉果树,果子也会作为鸡饲料之一。而生成的沼气成为燃料,粪渣制成独特配方的无公害农家肥并用于农业种植。

如今,汪添法的农庄已发展成为集休闲、科普、产销于一体的生态农业园,建立起较完善的生态循环体系。

2015年,厦门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汪添法以实



际行动积极响应,投资对生猪养殖场进行标准化提升改造,进一步完善污水收集系统,使生猪养殖走上了规模化、规范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生态型路子,为厦门规模化生猪养殖场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提供了示范。

2009年,汪老被表彰为全国离退休先进个人。如今84岁、有着63年党龄的他仍不忘初心,坚守着他的生态种养事业。

沈胜学

# 给生活做减法

——记“宝贝爱蓝天”发起人张玲玲



◆大C

“世界上有两样最美好的东西,一样是孩子,一样是自由。孩子们应该享受自由自在的户外生活的权利。宝贝爱蓝天的宗旨,就是希望用我们的双手,为下一代创造一片洁净的蓝天。”这是民间环保组织“宝贝爱蓝天”发起人张玲玲说的一句话。

由她发起的这家组织,得到了许多父母群体的认可,自发捐款支持。他们的工作重心是衣物的回收、捐赠、再利用,以及提供系统化的课程倡导公众践行简约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减少对地球的消耗。

## 停止抱怨,行动起来

张玲玲曾在英国工作生活十年,曾在英国普华永道、投资银行和英国最大的一家基金公司从事审计工作,擅长运营和流程梳理。在发起“宝贝爱蓝天”之后,大家对她的评价是“敢作敢为,执行力强”。她自己坦言,“我喜欢有计划、有勇气地尝试和探索未知的领域。”

2014年11月,儿子在雾霾天里持续的咳嗽,让张玲玲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都在忧虑环境问题,但身为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做什么?衣橱里,有多少只穿了一次就不穿的大衣,有多少用了不到一年就换掉的手机,我们囤积了太多的墨镜、围巾、皮带、手套,而这些我们可能一年都用不到一次。”张玲玲说。

为此,身为妈妈,张玲玲选择停止抱怨,积极行动——关注环保领域,并全职组建“宝贝爱蓝天”民间环保组织,希望以自身行动对现状加以改变。

## 减少物质依赖,从简生活

“宝贝爱蓝天”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从人的需求出发,通过回收、再生等行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避免大道理灌输,并以女性参与为核心,用行动带动行动。组织创办以来,得到很多父母的支持,许多父母群体自发捐款,为“宝贝爱蓝天”的壮大提供了基础。她们开发了“减择”课程,减择=减法+

选择。减择理念基于西方极简主义和东方的断舍离禅学理论,提倡在做减法中提高选择能力,实践一种更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玲玲和同事们因势利导,倡导中产阶级尤其是30~50岁的女性爱物惜物,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和消耗,提升精神丰富度和生活质量,进而带动反消费主义的风潮。

“我们鼓励买少选精,买自己真正需要和喜爱的东西,买了后则长长久久地使用和爱惜。”张玲玲说。在她看来,爱惜物品的人会和物品产生精神链接,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消费少了,消耗少了,天就会更蓝,空气会更洁净。

几个月的尝试下来,张玲玲的课程效果有趣又有效。学员们纷纷表示,上过实践课程之后,买东西慎之又慎,非必需品坚决不买。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邀请“宝贝爱蓝天”去公司内部做定制减择课程,项目的可持续性逐渐彰显。

## 要重“立”,不重“破”

身为初创组织,“宝贝爱蓝天”也面临人

员缺乏、资金配备不足等困境。但张玲玲并不十分焦虑,环保意识从有到无、从低到高是有过程的,随着社会总体教育水平和认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为没有更快达到理想的生活环境而太过沮丧,没有意义。我们不重‘破’,而重‘立’,相信每一个人环保需求的提高会直接且长期影响政策制定,企业行为和个人自身的环保行动。”张玲玲说。

对于未来发展,张玲玲很乐观。身在上海市的她认为,在这样的东部大城市,大众受教育程度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环保意识走在全国之前,民众尤其是有孩子的父母、高知人群对环保有积极的兴趣和诉求,对空气、土壤和水质污染也有较好的认知和信息渠道。

让张玲玲欣慰的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她碰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有几位已经成了“宝贝爱蓝天”的专业老师,正共同积极地拓展环保项目,开始发挥巨大的团队能量。

在她看来,从个人的需求出发能爆发的主观环保能量,比道德谴责、外加监管和强加教育更具主动性和可持续性。“我认为,这才是公众环保教育的优选出路。”